

揭文安公全集

四



揭文安公文集卷之十二

揭曼碩侯斯著

門生前進士變理溥化校錄

碑

大元勅賜脩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
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
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遇衝薄蕩噬大
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
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數百人七十日

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後者三日
得富屈于貲貧屈于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
下七萬緡毫髮出于民十九藏于吏槩之出入
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食四川
廉訪司事古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
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瀘州判官張弘計曰若斃
之石則後可罷民可蘓弊可除胡憚而莫之為
弘曰公慮及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
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成水暴漲堰不
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

守宰卿遂之老各陳其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之治神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于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塩井関限其西北水西関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水鑿以辟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少東為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之

東南為侍郎楊柳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
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
安橋入于成都俗稱大皂江、之正源也北江
少東為虎頭山為聞鷄臺、有水則尺為之畫
凡十有一水及其凡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
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為治水之法皆
水所為也又東為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
又東至三石洞醜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
過耶入于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
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

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水所穿
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
又東為駱駝又東為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
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
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
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
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
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藍綫
黃水千金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
洞之東為外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

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入于馬瀾渠皆內
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工堰之
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彭
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
司因潰以為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
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
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
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珊口豐潤
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
亦責長吏及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

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
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
以鉄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鉄柱而鎮其源
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鉄
以閉其中取桐寔之油刀麻為絲和石之灰以
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
植楊柳傍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
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
鑿新渠以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石
門以時啟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

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
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
其增脩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
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渠所置碓磑坊
績之處以千萬計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
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
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
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于工畢無
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劳若有相之者
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

于道省臺勸功之檄不絕于吏所溉六洲十二
縣之民皆歌舞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
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
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挽之百端不拔益固南越
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享古未有也
而古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
侯斯記之于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
所序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
為利亦所以為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犹
已溺之后稷播種犹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

為政不本于農不先于水是為不知務不知務
是謂冥行之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告當
普才大而德敏憂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
志臨難忘身為國忘家安于命而勇于義而知
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若請罷
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奸利置安撫使
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亭端知無
不言、無不合誠國之宝也判官張弘弼智竭
慮終始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
司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

十人徙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爲
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
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鉄六萬五千麻五千
最其工之直物之賈以得計四萬九千有奇皆
出于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廿萬一千八百得
責漕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脩祭祀若淘灘
脩堰之共仍蠲漕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僮
事嗚呼後之視此土者尚永鑒于茲勿怠其政
隳其事以爲民病以爲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
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爲秦
可忘兮國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
兮歷岩漱載亂石兮堰江清堰無功兮民
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吊龍伯怒兮江妃咲
豈江之爲患兮惟人自厚寵節兮彌永煒
皇兮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爲汝詎知兮
予所期江滔兮兮廣且深鼃鼃出沒兮蛟
龍晝吟下不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澶漫
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摧吾召民兮民
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菑此豈予之功兮

神汝哀神洋洋、今功既畢堰永固矣民安
佚川蜀饒今國之寔千萬年分功不失惟
帝之力分臣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
碑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
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体民
綏和四海韓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
乃改任城縣為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
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碑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

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九十尺為牐十六以

達于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牐十

又南入于河

北至奉符為牐一以節泗水
東北至于兗州為牐一以節汶水

而會

源之牐制于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

用弗時先皇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

治東阿始脩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枉

奸利之門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當代

請去弗許行視濟牐峻怒狼悍歲數壞舟楫土

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

之濱度功即工大改作為明年皇帝建元至治

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
行竭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儲衆材徹故脾夷坳
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
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槩視其地無有所
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
縱孫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
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
去其一以爲門崇廢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
參分門縱間于此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
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

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破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
斲犬牙相入宜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礪剝破閤
以勁鉄厓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卧
缸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群屬宴于
河上以蕩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
鍾決竭穢裨魚貫水平舟行伐鼓歡呼進退問
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
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
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十
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